

周易禮學
易記
本義
通義
考註
大學石經古本附旁釋及問
疏義



周易本義考

撰人 不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周易本義及考其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徐有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潘同宣 章德宣）

周易本義考

御纂周易折中凡例云。易經二篇。傳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費直、王弼乃以傳附經。而程子從之。至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諸儒。以爲應復其舊。朱子本義所據者。祖謙本也。明初程傳朱義並用。而以世次先程後朱。故修大全書。破析本義。以從程傳之序。今案易學當以朱子爲主。故列本義於先。而經傳次第。則亦悉依本義原本。庶學者由是以復見古經。不至習近而忘本也。

御製周易述義序云。詩義既竣。爰從事於周易。舉向所闡釋者。命詞臣條次其說。日一二卦。一如詩義之例。仍從朱子本義用晁氏本。以應十翼之舊。編成復爲之序。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氏師古注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孔氏穎達正義云。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魏志云。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傳。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

晁氏說之古易跋云。周易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謹第如上。案晉太康

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无象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象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以象象文言八卦中者自費氏始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象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元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尙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繫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象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尙何責哉呂氏祖謙書古易後云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眞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象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

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

朱子書嵩山古易跋後云。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象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註。乃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註。馬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爲之爾。故呂氏於此義爲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象象并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象辭。本在六爻經傳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爲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爲夫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爲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爲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爲二家之別。而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所以爲說矣。豈非闕哉。載周易會通

朱子書臨漳所刊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

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朱氏鑑呂氏音訓跋云：先公著述，經傳悉加音訓，而於易獨否者，以有東萊先生此書也。鑑既刊，啓蒙、本義、念音訓不可闕，因取寶婺、臨漳、鄂渚本，親正訛誤六十餘字，而併刊之。如豫爻之簪，晁作戠，婺、漳、鄂本作戲，損象之望，晁作眷，婺本作眷，漳作眷，鄂作眷，則有未詳者。然非有害於文義，已足爲善本矣。至於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後，今三本所載不同，而文集中乃有晚歲書諉鄂教滕珙以改換最後兩版者，其爲後出無疑云。鑑謹誌。

薛氏瑄讀書錄云：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自漢以來，爲費直、鄭元、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傳因之，及朱子本義始依古文，故

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子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彖卽文王所繫之辭。上者。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又削去上者。經之上篇六字。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傳條下義。今乃削文言傳三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卽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子之次序。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詩書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爲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

陳氏廷敬午亭文編云。程子作易傳。因王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考定古經。釐爲八卷。東萊呂祖謙

則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詞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朱子此言。載於本義篇端。蓋幸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則從程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定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間。使古經已正而復亂。其最繆戾者。簡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正之說。而又不言其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子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刺不明。蓋於今三百年。未有能正之者。成化間。奉化學教諭成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世。今家傳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以本義參附於傳而一之。仍從今經。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未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儼然朱子之書。而不考其本末。顛錯淆亂。則尤爲朱子之罪人矣。矩之陋。無足深責。然以一俗士亂聖經而舉世人莫有正之者。豈不可慨也哉。

朱氏彝尊經義考云。按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本。原不相同。自克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度爲奉化教諭。削去程傳。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鋟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今用之三百年。習易者茫然不知本義元本。若矩者。豈非朱子之罪人與。王氏懋竑朱子年譜考異云。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爲王輔嗣。鄭康成所亂。至宋晁。呂始

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說者詳矣。乃朱子沒未幾。而門人節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本用王輔本義爲一書。元文宗天歷時。鄱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兩董氏例。而又一以程傳爲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亂而不復可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來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易記疑云。呂氏音訓一書。今不傳。今所刻會通。附見於中。宜別出之。朱子明謂朱子於他經皆有音。獨易無之。以有呂氏音訓也。則此書當以附朱子本義無疑矣。

禮記通註

朱元弼撰

本館據鹽邑志林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朱良叔全集序

余讀良叔文若詩而恫乎有餘悲也良叔文若詩其格韻不一裁製亦殊大都執符于六經伏軌于四教運機以天建標由我其識遠其思深其味永愀然抱畏天憫人之懷瞿然切扶世立教之慮令賢者讀之恍揖讓于濂洛關閩間不肖者讀之面熱汗出食不下也昔夫子謂有德者必有言而世顧岐立德立言二之下焉者揚輕導浮宣淫匿慝悍然顯與德背其次或亦掇菁丐馥影響朽骨以自高張誦其言聖王之德業賢人之志節若不勝

鬱塞焉而夷考其行則牧豎羞稱也卽飲漢魏爲常餐享三唐爲敝帚猶之乎犁丘之魅楚庭之優而已矣良叔矯矯白日凜凜清宵溫溫其貌肫肫其中以忠孝爲經以取人善與人善爲緯以妻子夢寐爲卜以功名富貴爲虫臂爲鼠肝蓋余自中年得定交焉庚戌辛亥間偶與二三友人講業天心書院中良叔登壇坫擁臯比敷陳先王郡人士靡不洒然被心齋志思自濯磨則忠實心誠信于人也聞良叔少失恃躬閔子之遭而力閔子之行當納室時誠曰慎毋言母短長不者絕室人曰諾

既逾季中寢忽不禁良叔遽披衣起請絕室人愴
惶泣謝乃止癸丑歲良叔守母服闋序當貢入太
學而功令以年未六十爲期良叔計年且逾慨然
曰吾豈以一官欺吾心哉遂自劾罷良叔生平立
德不勝數其精意確志襲著蔡而盟神帝者此其
大較也其學醞古函今懷竒探奧靡所不窺而自
性自靈時一洩之詩若文如百昌之勃發於陽和
萬竅之怒號於噫氣然良叔勿尚也時誠其子勿
傳也所著士林密約有曰士不敦行不足以語君
子何謂行庸言庸行日用倫物者是何謂敦不見